

独幕话剧

零金碎玉

桔子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張志剛和李桂英夫婦是村里的積極分子，兩人對於節約糧食都很認真。一天，張志剛外出學習用樹葉代替豬飼料的經驗，李桂英在家設法從淘米水里濾出湯子，可以作湯面，代替糧食。張志剛學習經驗回來，發現家中有湯子面，問母親湯子面是哪里來的。張母平時因浪費糧食受過媳婦桂英的批評，這時看到湯子面，認為一定是用糧食作的，並且認為桂英一定是嘴上一套，實際作起來又一套，對志剛講了桂英的壞話。為此，志剛和桂英發生了爭吵。後來村上另一積極分子王淑琴說明了湯子面的來源，才平息了一場風波。

這個劇本頌揚了節約糧食的先進人物；同時也批判了不節約糧食的思想行為。

零 金 碎 玉

桔 子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·32印張·8,000字·印數：1—8,000 1958年7月第1版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 10090·421 定價(7)0.06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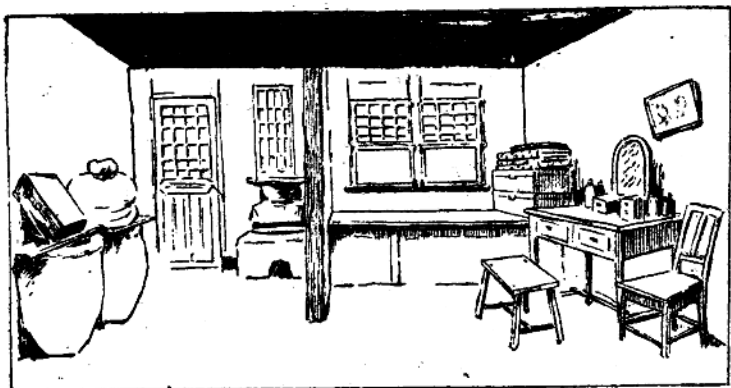
独幕话剧

零金碎玉

桔子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

舞台設計 風 旗

时 間：1957年冬。

地 点：辽宁省某农村。

人 物：張志剛——三十来岁，农业社飼养員(簡称張)；

李桂英——二十五岁，志剛妻，共青团員(簡称李)；

張 母——五十多岁，志剛的母亲(簡称母)；

王淑琴——十八岁，高小毕业生(簡称王)。

布 景：張志剛的家里。舞台左側是外屋，設有鍋皂、水缸、米缸、碗柜等，正面有一个通到外边的风門。舞台的正面是志剛两口子的房間，有炕、箱子、梳妆台、椅子等設備。在梳妆台的后面墙上挂着象框。舞台的右側，挂一門帘，那是通往張母卧室的。

幕 启：傍晚时分，从志剛的房間的玻璃窗里可以看到西天的晚霞。張母坐在椅子上用丈綫捶打上鞋的麻繩。李桂英坐在炕上把浆好捶完的褥单、枕头套之类，叠好包起

来。少頃。

母：桂英，給志剛留飯沒有？

李：沒有。

母：哎呀，我今个在老徐家听个口信，告訴你他要回来，你怎么忘了。

李：媽，我不是忘了，我給他現做点吧，再說那也是个沒准的信。

母：志剛性子挺急，走得又飢又喝的，还得給他現做！

李：那还不快。

母：（从窗子看看天）也許今个不能回来了。冷冬数九的，一去参观就这么多天。（想起鷄架沒关）我得把鷄关起来。

李：我去吧。（把东西包好下地、出屋）

母：（听到里屋劈登一声）这死猫吓我一跳。（急忙走回自己的屋子）

李：（在外面圈鷄）噢嘶，噢嘶，上架，上架，（少頃）哎呀！这是誰給喂的高粱啊！（少頃，怒冲冲的上，手中端着一个小瓢上，見无人，对母室）媽，是不是你給鷄高粱了？

母：（聞声而出）是啊。眼瞅着快过年了，天也漸漸暖和了，喂的好，开春就下蛋哪，下了蛋那就啥錢都有了。你沒看那花老抱，球球一冬了，怪可怜的。不喂好能下蛋嗎，咱們那年，換个油盐醬醋的不都是打它身上出。

李：媽，你不也常說粮是宝中宝嗎。喂廩谷不也一样下蛋嗎，若是把粮食都三把两把的糟蹋了，赶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別人家粮食都够吃，就咱們找社主任要粮食，那能說出口嗎？

母：哎呀，你真是土命人心眼实。你不說誰能知道，再說咱們国家可不能讓誰餓着，車到山前必有路。

李：就是因为是咱們自己的国家，办啥事才都向着咱們，咱們不能和它两个心眼呢。媽，你應該想一想，今个志剛到昌图学习用树叶喂猪的方法去了，他回来还得到处給咱

們大伙宣傳推广。往后，要叫別人知道你在家拿粮食喂鷄，那能对得起誰呢？人家当面不提，背后也得指你儿子脊梁骨。

母：（听着句句有理，无詞反駁，就变了样子）行啦，行啦，算我的錯。你是团员，志剛是飼养員又是积极分子，你們都是好样的，就是沒摊上个好媽，……你別指我的不是啦！

李：媽，我不是指你的不是，我知道媽希罕那个花老抱，可是这粮食还是得該省就省啊。

母：行啦，行啦，別說了。是我不会过，多下些蛋都为我自己。（少頃）我也醒腔了，前几个，泡豆子就是个磋，我硬拧着多泡二升豆子也沒拧过你，倒底讓你給做大醬了。我連大气也沒敢哈。往后我听你的就是了。（坐在椅子上）

（李剛要解釋，母就又指桑說槐起来）

母：咳！你这个瘟灾的鷄，也不給我死掉，为这几个死鷄什么心都得操，什么气都得受。

（李几番要吱声，但是知道母的脾气，就又压了下去）

母：（自語）人哪，得有人心哪，什么事也得两好解一好。从小看她是个苦巴苦业的沒娘孩子，可惜我对她那片心。人家現在看咱們碍眼了，呸，良心……（气哼哼的回到自己屋）

李：（长吁一口气，沉思后自語）劝她节省粮食，就惹出她这么多話来。和她分爭吧，也說不出个里表来；不分爭吧，就得听她硬拿不是当理說。当初不應該問她就对了？不，她虽然是我的婆婆，糟蹋了粮食，也不能瞪眼睛瞅着不管。（把瓢放在炕上，沉思、考虑，少頃）我說的过分了嗎？为她儿子着想着想，就值得翻臉嗎？这句话里也沒有我怕受拐带的意思啊。咳！（走到梳妆台前，从鏡子里看看自己的臉色）

母：（从屋里把猫捧出来）死猫，你怎么不死，順你心了，你磨擦我，不順你心了，你撓我。

李：（知这是指貓罵自己）咳！真不如直接罵我好受，啞叭畜牲也跟着遭殃。唉！（抬頭看着志剛的象片出神）

王：（在窗外望見李呆呆的看象片，笑咪咪的悄悄進來）哟，嫂子，想什麼哪，大哥就走這麼幾天，就受不住了。

（母：聞聲把門帘揭個縫偷看）

李：去你的吧。（用眼睛對母房間暗示）嘶！

王：（莫名其妙，看母房）怎麼的了？

母：（掀起門帘出來）淑琴來了，是我給你嫂子氣受了。

王：看我大娘說的吧，我嫂子怎麼能生你的氣呢，從小就是你眼皮底下的孩子。（對李）嫂子，我是向你借湯子套來了。順便請你給我看看我弄的面子干稀。

母：淑琴哪，快把你嫂子領出去散散心吧！

李：媽，我沒有什麼憋屈的，只是想方才……

母：（忙捂住話頭）哎，都怨我嘴碎，居家过日子沒有碟子不碰碗的。

王：（偷着瞪母一眼，然後對李）嫂子，你幫我看看去吧，要是面子太稀了好淋一淋。反正一會還得開勤儉持家會。

李：媽，那我就走了，志剛要回來，可告訴誰招呼我一聲，我好回來給他弄飯。

母：走你們的吧。（轉身要回屋）

（王悄悄地跑到母的身後用手點母後腦勺）

李：（把王扯回來）咱們走吧。（李、王下）

母：（很快的回身走到房門外看看，又回來）哼，標成幫滾成團的不夠你們張羅的了。勤儉持家會，這還不得講究我呀。（坐在炕上抽煙）當老人的就是賤。我尋思一年累到頭，給他們多做點年豆腐也得担不是，給鷄喂一把高粱也是不會過了。幸亏我還走得動呢，要等我爬不動那天，就更沒我說話的地方了。……

張：（背着行李，提着牙具上）媽。

母：（忙接过行李）哟！志剛，你回来了。（伸手撈出火盆）快点烤烤。
吃飯沒？

張：不冷。媽，桂英呢？

母：出去了。

張：我找她去。

母：別找她了，我給你做点吧。

張：不，你歇一会吧。

母：（就象剛才想起来似的）噢，对了。不用找了，是剛才王淑琴来找她，說开什么勤儉持家会。

張：那就讓她在她开会吧，我自己弄点吃。

母：我給你做吧，你坐了一天車，也够累的了，快躺下歇一会吧。
（到外屋盛飯，从碗架柜中找出一瓷盆湯子）噢，湯子，那来的呢？（点头）啊，就給他热湯子。

張：（急忙打开行李，沒想一下子把方才桂英拣回来的高粱瓢給碰地下，撒了一大半）哎，高粱，这是干啥的？（端起瓢，用手抓一把）怎么这高粱淨砂子呢？（把地下的扫起来，向外屋走）媽，这高粱怎么弄的？

母：你說什么怎么的了？

張：这高粱是誰弄的？

母：（假装不知道）誰道哩。（故意接过来看看）也許是你媳妇推碾子……

張：怎么，她又推碾子啦，不是我在家的時候推了嗎？

母：趁年底把来年正月吃的推出来，省着忙时候現抓唄。

張：那为啥还剩这么点？

母：（又抓抓高粱）这准是方才沒小心弄撒了，这不是嘛，扫起来連簸也沒簸，又走了。

張：（半信半疑的）嗯！

（母到外屋繼續做飯）

（張找着小簸箕簸粮食）

母：志剛你擱着吧，我一會抽空就簍了。

張：我簍也累不着，別說這麼點，打場的時候，一天簍多少。

母：（邊燒火邊譁）那我到知道啊，我是說你坐一天車了挺乏的。

張：坐車不比干活輕多了。（簍完）

母：志剛，你把桌子放上。

張：嗯。（到外屋取桌子、碗）

母：（把湯子端上）快脫鞋上炕里熱呼呼的吃點。

張：媽，怎麼吃湯子呢？

母：孩子，你不愛吃嗎？我剛才還特意用水投了投，重新吃湯下的。媽可不是夸口，鹹淡管保你可口就是了。

張：媽，我不是說湯子不好吃，我是說如今咱們得儉省就儉省，吃干飯不挺好嘛，還推水磨干什么。連沾磨帶順水跑的，得糟踐多少。一回浪費點，一回浪費點，天長日久就積少成多。在囤子尖上不省着點，到囤子底了現着急也晚了。

母：這可不是媽偷嘴得意這口，我也不同意吃湯子。這准是今天早晨老徐家請我吃血腸的時候，你媳婦弄的。她還成天宣傳節約，挑人家這家毛病，那家眼子的。可真是，要說她上來個細勁兒，連米粒都透不過去，要是上來大方勁兒就是擺八碟八碗也沒當回事。

張：她……

母：（抒發怨氣地）竟有嘴說這個浪費了，那個不會過了，末了歸終輪到自己腦袋上了。你看就推這麼點玩藝够沾磨的不？這湯子是她自己吃了一頓還剩這麼些，這也值得推碾子研磨的，這不叫浪費。若看別人給雞捏一把糧食也得叫她叨念個死，其實背後比誰都……

張：媽，那你就不好攔着她點。

母：我能攔得了嗎，你沒看不論是開會也好，演個劇也好，反正都是老婆婆不會當。咳！我每逢話到嘴邊上都往肚子里咽

哪！我都不对你說呀，省得你們两口子不和睦；別提這些了，快吃你的飯吧，一会都涼了。媽再給你換點熱的。

張：（呆想）……

（后台王淑琴聲：桂英妹子你可快回來呀！）

李：（遠處答）哎。

母：你媳婦可回來了，你可別說啥，快吃飯吧，別讓人家尋思咱們背後講究她，把你媽裝里头。（去盛湯子，對外喊）桂英啊！志剛回來了。

李：是志剛回來了嗎？（急上）我們算計你今個能回來嗎，今幾天冷吧？

張：（不大愉快的答對）不冷。

李：媽，給我碗，我給他盛去，（邊端碗邊說）你這回一定學了很多經驗吧？

張：嗯。

李：那用樹叶子喂的豬長的怎樣？挺肥吧。

張：嗯。

李：其實用樹叶子啥的代替豬飼料，咱們從前也知道，可就是不習慣那麼做，糟蹋了不少糧食。

張：是嘛，別說喂豬啊，就拿喂小雞說吧，滿可以不用糧食，用點糠啥的就挺好。可是就有的人象離了糧食就不能養活牲口似的，這回可得好好宣傳宣傳。

母：志剛，吃你的飯吧，你看誰拿糧喂雞喂豬哩？

張：媽，你准保就沒有？

李：志剛，從你走，咱村就開會討論節約糧食的事。

張：怎麼討論吧，還是十個手指頭伸出來不一般齊的。咱們這兒就是這樣說和作就不是一個成色的。

李：看你這個人，怎麼說話還含着骨露着肉的。

張：咳，我是說咱們社，還有的人家，在外邊如何宣傳增產節約，

等輪到自己頭頂上就算完。她也拿糧食不心疼啊。

李：你別和我繞脖子了，趁早說到底是誰家這樣了？我也不是吹，我們這兩天開的會可起作用了，連老吳大娘都說：“別看我眼色不濟，我也保證不糟蹋一個米粒。”真要還有浪費的，可得給她貼大字報。

張：大字報，她要不自覺也沒辦法。

李：怎麼沒辦法，叫你這麼一說工作就沒個干了呢。

母：志剛，你吃完飯再說行不，都涼了。

李：媽，這也不耽誤他吃飯，志剛你別說半截話。

張：當然我要說了。

母：（緊接過來）說罷，看你們倆誰爭出個什麼里表來。（生氣的扭過去）

張：媽，你別管我們這些事，什麼事沒個理還算個事了。（對李）桂英，我問你，是吃干飯費呢，還是吃推水磨的東西費？

李：當然是推水磨費了。

（母聽說推水磨，心情安定了些）

張：這就對了。我再問你，若是把糧食撒的那里都是，該掃的不掃，該簸的不簸，讓雞腳狗刨，算不算浪費？

（母又不安起來）

李：（忽然想起婆婆喂雞的高粱自己撿回來沒簸，看看小瓢）啊，你是說咱們家這點帶砂子的高粱啊。來，我這就簸。（去拿）

張：（一把將桂英扯過來）行了，我都簸好了。

李：（玩笑地）我說還得數咱們的飼養員嘛！這回學習回來就更勤快了。

張：（正色的）咱別開玩笑，我說的是這……（拿起小瓢）

母：（尷尬、掩護地）志剛你快吃飯吧，沒浪費就行了唄。

李：本來嘛，誰也沒糟蹋糧食，“摔什麼眼珠子”，還值得你這個樣。（攆過來，服軟地）行了，先生，那是我一時沒加小心弄撒

的，你放心吧，咱家不能拿粮喂鸡就是了。

張：咱們得要記着身在福中別忘了苦。咱們可是从苦堆里爬出来的，比过日子，咱們年青人得向媽学习，我記得小时候，吃糠咽菜，連个粮食粒都看着。

母：就这么点事，看你又扯到那儿去了，讓別人知道多不好，往后咱們經点心不就是了。

張：依我說丑了就俊不了，做錯了怕人知道也不行。

李：（一攪到底）丑就丑吧，我丑了你也不光彩。再說……

母：（搶着說）志剛啊，別吵吵了，家丑不可外揚。

張：不，这么講不对。桂英，真沒想到，你要……丟……

李：看你話里話外的就象誰怎么的了，我越担不是，你还越得高拔高。就象你抓住誰的“把柄”似的。有什么問題，你就打开窗子說亮話吧！

母：（吃惊的、掩飾地制止）你們怎么“磨唧”起来沒头了，都少說两句不行！

張：我就不信这个勁，这不是硬拿不是当理說嘛，就算你把粮食弄撒了能攢起来，（指湯子）那么你看这个。

（母松了一口气，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底）

李：（咯咯地笑起来）我的先生，拐了半天弯原来就为这点湯子！明告訴你吧：这湯子真是我想吃它，不光咱家吃，我还号召咱們队、咱們社家家都吃呢！

張：桂英，我可不是和你鬧玩笑，你想想咱們都是社里的积极分子，党处处培养我們。这次參觀首先讓咱們去；社里的妇女工作又依靠你，你若拿工作开玩笑能对得起誰呢？

李：我并不是开玩笑，我看你是太官僚主义了，不了解情况乱扔手榴彈。

母：志剛，你这个孩子就是火性暴，你媳妇也不是大把米大把柴火的人，就这回吃这么点湯子也不是把粮扔掉了，看你唧唧

咯咯的。

張：行啊，吃湯子、推水磨吧，号召家家都做。行啦，你們对。

王：（外面声）桂英嫂子你怎么“磨咕”起来就没有头了。（进屋，看到張）哎呀！人家爱人回来了，怨不得我們等雞架上去了。

李：来吧，淑琴。

王：行了，別耽誤你們嘮“貼己”咯，咱們明天再交流經驗吧！（轉身要走）

李：淑琴你別走，我們这不是嘮“貼己”咯，这都快动武把操了。这回你赶上了，講不了你得給評評理。

王：哈，別賴了。沒回来盼的“治”不得。

李：去你的吧，沒看你大哥嘴都能挂个油瓶了。

母：是啊淑琴，也不知你大哥从那来这么股风，就是不順碰。

王：不順碰也不能拿我嫂子治气。大哥，你說我嫂子那样对不起你。依我看你就打灯籠照这样的找找去吧。說思想比誰都进步，比过日子百里挑一，还不知足，还想咋的？

母：淑琴（目視湯子）他是心疼粮食啊！

王：怎么說，我嫂子不心疼粮食？她鑽天覓地的想法子，創造出先进經驗了，还正在推广呢。

張：什么經驗，就推这个經驗哪，（指湯子）我看是破夸車別推了。

王：你真是有眼不識金鑲玉……

母：（搶着說）就是因为嫂子做点湯子，才惹的他一頓飯沒吃好呢。

王：大哥你真是聪明一世胡涂一时，攤这么个好帮手不得燒鋤杠粗的高香啊。你睜开眼睛好好看看，那湯子是淘米水坐清的面子做的。

張、母：（同时）过米水坐清的。

張：怪不得这么細发。（重新拿起碗尝尝，慢慢地放下）啊！（沉思）

王：用粮做就不出奇了。不是过米水坐清的怎么能談到是先进

經驗呢。支部書記早就說了，用淘米水坐清的面子做湯子
這就是“零金碎玉”呀。

張：（對母）你不說她……

母：你這個孩子怎麼糊塗起來了，媽不是吃血腸去了嗎。

李：媽真不知道，这也怪我，事先沒和媽說。

母：（對桂英）孩子，都是媽一時沒想開……（去把瓢端起來，挑沒簸出
去的砂子）

李：誰也有個別不過勁兒的時候。

王：桂英嫂子走吧，我到底也沒做成個條啊，她們都在我們家等
看你的實地傳授呢。

李：媽，那我就去了。

母：去吧。（李、王同下）

張：媽……

母：啥也別說了，都怪媽的思想舊，媽再也不拿糧食喂雞了。

（把小瓢的糧食倒在外屋米缸里）

張：唉，還是這麼回事。

幕徐落，劇終